

爱，是一种感受，即使痛苦也会觉得幸福；
爱，是一种体会，即使心碎也会觉得甜蜜；
爱，是一种经历，即使破碎也会觉得美丽 ……

最可爱

的季节

高建英 © 编著

校园经典小说选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校园精典小说选

最可爱的季节

高建英 主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校园经典小说选/高建英主编. —呼和浩特:内蒙古
人民出版社, 2005. 11
ISBN 7-204-08159-5

I. 校... II. 高...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9190 号

封面设计:张娜
责任编辑:乌恩其

校园经典小说选
高建英 主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邮编:010010 电话:0471-4972059

三河市长虹印刷厂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1687 1/32

印张:98 字数:100 千字

ISBN 7-204-08159-5 · 1727

全一册 定价:17.68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内容简介

刀没有落在林广身上,而是“哐啷”一声掉在地上。麻子已被两名警察牢牢扭住,动弹不得,嘴里还念道:“妈的,这回是真来了……”



1

记得学过一篇课文，唤作《谁是最可爱的人》。什么时候学的，忘了，在哪门课上学的，也记不清了，不过可以肯定不是在数学课上。

上课时刚刚学完，下课就忘得差不多了，只记得当时自己一个劲儿的纳闷儿：那些终日在血雨腥风中摸爬滚打的最英勇最无畏最坚毅最顽强的志愿军战士怎么能和“可爱”这两个字联系在一起？当时在我看来，说一个人“可爱”，是说他大脑简单得可爱，思想幼稚得可爱，憨得可爱，傻得可爱，可爱得可爱。用这样的“可爱”来形容我们的战士，也太不给人家面子了吧？

于是我开始按自己的标准冥思苦想，究竟谁是最“可爱”的人？天天想，时时想，直到高考的时候还想，估计我想老婆也想不到这份儿上。

可是，一直没有满意的答案。

直到上了大一（大学一年级，不是幼儿园大、中、小班里的大一班），我才猛然发现，最“可爱”的人，那不就是区区不才在下敝人我吗？但是，只有我一个人吗？不只吧？恐怕那些像我想当年一样，刚刚挤入象牙塔的新兵蛋子们，都够“可爱”的了。

当然，我似乎还没有这样的资格，可以用“想当年”这样的口气来评价大一新们，因为如果暂时把他们叫做大一新生代的话，那么此刻，我在啰里啰唆写这些东西的时候，也不过是个比他们在这破塔里多吃了一年干饭的大二中生代。这样吧，为了表示亲切，你就当我大一期末考试全挂，现在正在重新上大一把。也就是说，我现在可以说“我们新生代”怎么怎么了。

大一，是个很特殊的季节，那是个过渡的季节，那是最可爱



最可爱的季节

的季节。

在这个季节里,我们新生代刚刚幸运的逃离了无边的苦海,到达了这没有老师催命,没有家长管教的幸福的彼岸。我们能不痛痛快快的释放一下压抑太久的激情吗?释放是释放了,不过可惜的是,这些激情变成了愣头愣脑的傻气。我们玩命似的加入这个协会,加入那个社团,在大二、大三的老油条们的指使下,搞搞这个活动,忙忙那个工作,干得煞有介事,不亦乐乎。



一阵儿新鲜劲儿过去了,我们后悔了,就像定了一大堆手机服务却又不知该如何取消。算了,可爱的我们想,反正这麻烦是自找的,硬着头皮干完这一年再说吧。

在这个季节里,我们初来乍到,立足未稳,凡事都有点忌惮。对学校的规定、老师的命令虽不至奉为圣旨,却也不敢奉为手纸。于是逃课的时候还时常担心自己的大名被老师牵挂;上头开会竟然还时常有半数以上的人心甘情愿的去忍受痛苦的煎熬;抽根烟喝瓶酒还要偷偷摸摸的钻到人迹罕至且没有老师出没的地方;到校外通个宵还要先上下打点一番把查夜的人摆平了……

在这个季节里,我们不免要接触到校园之外的社会的不同角落,而且有时要与那些角落做亲密接触。在那些角落里,像细菌的繁殖一样,充斥着无数的忘恩负义、心狠手辣、明哲保身、铤而走险,多少人栽进了这些细菌里,最终连尸体也被分解得不堪入目了。而我们,总能用在那些角落里十分罕见的正义感去应对,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我真是自豪的很啊……等等,我自豪什么?我已经不属于新生代了,我的最可爱的季节已经过去了,还拿自己当根儿葱呢!



很是怀念那个刚刚逝去的季节,那个最可爱的季节。



2

火车就要离站了。

林广正夹在车厢里的人群中。借着高考混到了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的他，不远万里前去报到。

在考场经历了令人窒息的高考后，他又一次找到了窒息的感觉，在车厢里。车厢已经挤得连一根针都插不进去了，而林广正处在几个彪形大汉的挤压下，仿佛被灌进了生产饼干的模式，自己则是那可爱的卡通人物饼干，傻傻的站在那儿，想换个姿势都不行，只有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变成美味。身体没了自由倒还能将就，鼻子也不敢轻举妄动就令人难以消受了。闷热潮湿的天气，每平方米一个炊事班的人口密度，使本已污浊的空气更加浓缩了。于是每次让这些乌烟瘴气从鼻孔放行进入都要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而最后实在忍无可忍了，林广便开始用嘴呼吸了。

林广本想上车后作在靠车窗的座位上，把背包和大旅行包放好，在火车开动之前再与站台上前来送行的父母挥手道别。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比前面那个穿土灰衣衫的人恰是贝克汉姆的可能性还要小。

林广本以为残酷的高考并非一无是处，因为它至少可以作为使自己在家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可是当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开始构想自己的未来时，林广才顿悟，自己不过是一只能做几个滑稽动作博得一群唤做阅卷老师的人满意的一笑却不知香蕉应该先剥皮再吃的笨狗熊而已。

林广认为大学生应当是很成熟的，可是他记得高三时班里一位复读两年的资深老师哥曾经这样说过：“你说大学生很成熟？拜托，不要恶心我。那帮人比中学生还幼稚，简直就是一群



最可爱的季节

小孩儿。你想啊，他们跟咱们一样，在中学的时候，应该像小孩儿那样疯玩的时候，却整天被关在教室里，一个个跟老头似的。一到大学里，解脱了，他们很自然就会把那段本应幼稚的时光补上，而且自己丝毫察觉不到，还以为自己很成熟了。其实他们是世界上最幼稚、最无聊、最白痴、最菜最菜的一群菜鸟了……”这些话初次听到时感觉有点道理，再一想呢，很有道理，又一想呢，更有道理，而且是越想越有道理，简直是字字珠玑呀。林广吃饱了喝足了睡不着闲着没事干的时候时常把他的这位老师兄的话拿出来品味一番，同时也不禁为这位老师兄扼腕叹息，能说出这种至理名言的人才竟然没有被北大清华破格录取，真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悲哀啊！

漫长的等待不知是如何过去的，反正到站了。挤下车来，林广没能松口气便随着人群涌向检票口，检票出站。

终于可以肆意的呼吸新鲜空气了，林广感觉自己此刻就如同刚从殖民主义者的贼船中偷逃到一叶小舟上的黑奴，虽然还不知下一步该如何，但至少此时是无比轻松的。

林广四处张望。那边好像有个车站，看看去。刚到车站，恰有一辆公交车驶来，缓缓地靠在站边。上车！林广连大包带小包的，最后一个上了车。而这时车里正巧还剩一个空座位。林广无奈而又得意地笑了笑，没办法，运气好了躲也躲不掉。坐在椅子上欣赏风景的时光总是嫌短，终点站不知不觉就到了。林广大包小包地下了车，一打听，哈，已经很近啦！果然沿马路没走几步，校门就映入眼帘了。

办好了入学手续，领到了被褥、枕头、脸盆、林广手提被褥枕头、肩背大小包，头上还戴着脸盆，活像伊拉克战场上的逃兵。终于找到宿舍了，幸好在一楼，不用爬楼梯。这里条件好像不太好。每层楼只有两个洗手间，公用，宿舍里的设施是最简单的，共有四张床，上下铺各有两张。林广来的时候已经有两张床铺了被褥，还有一张上面放着被褥，只是没有铺开。剩下的一张是上铺，床板还是光光的，看来那就是林广的了。林广把东西放在



桌子上，爬上床去，虽然只有硬硬的床板，但林广一坐下就觉得像浑身的骨头被抽去了一样，再也不愿站起来了。

“同禁下，挺一训水呈五出和南象示着，管一来可驯气林”

“宋前街玉面同习公致飞来着”

“个儿中前照忘来形辨出3，委副附一聚示翁”，湖又“
海前流下”，重笑前辨出林”“初意五示前出形辨之什”

“个群前出”

不知睡了多长时间，也不知什么时候脑袋向前一磕，醒了。

“哥们儿，醒了？”下铺的人探出头来问道。

“啊，醒了。”林广笑笑，“你早就来了吧。”

“我也是今天来的，就比你早来了一会儿，”下铺的人把贴床位写有名字的纸条递上来，“我叫徐乐豪，你叫林广吧？”

“对，”林广点头，又看看另两张床上的名字，“喏，你也是化工系的，而且我们两个是同一个班的。”

“没错，真凑巧。”

“那边的两个呢？”

“上铺是孙成，计算机系的，下铺是李晗，经管系的。他们俩已经来好几天了。”

“他们来的这么早？”

“不是他们来的早，是咱们来的太晚了。据我侦察，好多女生来的比他们还早。”

“他们现在干什么去了？”

“不知道。”徐乐豪手里拿着份报纸轻轻一跳，坐在桌子上，“我真服你了，坐在光木板上靠着墙也能睡着。技术真高啊。”

林广打量着有几分帅气又不拘小节的徐乐豪，笑着自嘲道：“技术一般。”

“别坐上面了，下来了一会。”

“我是得下去，不过先别聊天了。”林广伸脚小心的踩在梯子上，他还不习惯上铺的生活，以前没住过宿舍呢。

“不聊天干什么？”



最可爱的季节

“下去拿东西铺床呗”。林广回答，“我一觉睡到现在，还没铺床呢。你倒是已经铺……”

林广爬下来一看，徐乐豪的床也还是光板一块，不禁问：“你来了这么长时间还没铺床？”

“艾吆，”徐乐豪一拍脑袋，“看起报纸来忘别的事儿了。”

“什么报纸比铺床还急呀？”林广抱起被褥笑道，“干脆铺者它睡得了。”

“也没什么。”徐乐豪把报纸随手扔在桌子上，“就是一份《体坛周报》有昨天五大联赛战报。”

“呀，昨天的意甲我没看完呢，”林广放下被褥，拿过报纸来，“借我看一下。”

“你不铺床了？”徐乐豪笑道。

“不急，不急。”林广翻看报纸，“唉呀，一比二，可惜了……”

两人铺好床，把一切都安顿下来，才发现肚子一直在唱空城计，已经到吃饭时间了。

“走，一起吃饭去！”林广招呼徐乐豪。

“我跟你混了。我来的时候没找到餐厅在哪。你带我去。”

“傻了吧？大爷我……”徐乐豪挺起胸脯刚要拍，却又皱起眉头，“你是说餐厅呀，我来得时候也没注意。”

“那就一起找吧。”

“行，咱打个赌，谁先找到，另一个请客。”

“你这个人挺有意思的，第一回见面就跟熟混了好几年的把兄弟似的。”

“我这就这德行。”

“那我也不跟你客气了。你敢不敢赌？”

“这有什么不敢的？走！”

餐厅门口。

“哈哈……徐乐豪笑得前仰后合，林在一旁扭着脸，哭笑不得的样子。

“服你了，哈哈……”徐乐豪还收不住笑，“都到门口了，两



眼瞪着上面那个牌子，还愣问人家餐厅在哪，终于见识比我还傻的人了。”

“我是一时没注意那牌子，要不也不至于……”林广也笑了，“哎，先别说这个，咱先说说这餐厅是谁先找到的吧。”

“我。”徐乐豪大言不惭。

“什么？”

“我请客。”

“恩，这还差不多。”

餐厅里人很多，两人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张桌子，林广坐在桌旁占着位子，徐乐豪去排队打饭。

等了许久，徐乐豪终于从人堆里挤了出来，却两手空空。

“饭呢？”

“忘带饭卡了。”

“啊？算了……”林广掏出自己的饭卡。

“哎，不行。”徐乐豪让林广把饭卡收回去，“你在这儿等着，我马上回来，先别吃啊，先吃我跟你急！”

“我看算了……”。林广还没说完，徐乐豪就窜了出去，丢下一句：“该谁请就谁请！”

林广无奈的摇了摇头，把饭卡塞回衣兜。

徐乐豪不知干什么去了，大概是去西天取经了吧，左等不来，右等不来。林广跑了一路，肚子早就有意见了，可现在只能坐在椅子上眼巴巴的看着周围的同学端着香喷喷的饭菜坐下，吃的不亦乐乎。

“今天我算明白了，有的人没钱，吃不上饭，其实不是最惨的。最惨的是带着饭卡坐在餐厅里却吃不上饭！”林广自语。

“这儿有人吗？”一哥们儿一手端着一盘菜，一手指着林广旁边的座位问道。

“对不起，有人了。”

那哥们儿走了，不一会儿又来一个。

“同学，我能坐这儿吗？”



最可爱的季节

“不好意思，有人了。”

……

林广一直坚守阵地，直到一位同学端着菜一句话不说就坐在他旁边，林广见状忙说：“对不起，这儿已经有人了。”

本以为那哥们儿会带着歉意离开，没想到他脸上却露出了惊奇，然后望着打菜的窗口：“还有人？可是……”

林广顺着他的目光望去，肚子的意见更大了。原来打饭的窗口已经关了。现在餐厅里只有还没吃完的人，而没有正在吃饭的了。

“啊？这会儿麻烦了……”林广嘟囔着向门外走去。刚到门口，正碰见徐乐豪进门。

“你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林广压着怨气。

“喔？时间很长吗？”徐乐豪很认真的看着表：“是不短”，又向里面望了望，显得很高兴：“哟，没人了啊，这会儿不用挤了！”

“你再仔细看看。”林广苦笑不得。

“确实少了嘛。”徐乐豪还没明白。

“不是少了，是干脆没了。”

“那不更好了？”

“是挺好，人家都关门了。”

“啊？关，关门了徐乐豪终于明白了，”那怎么办？“

徐乐豪旁边的一哥们儿有主意：“学校里有好几个餐厅，咱可以去其它餐厅看看。”

“没错！”林广看到了希望，但似乎没见过的这位。“啊，不过，这位是……”

“嗨，”徐乐豪拍着脑袋，“忘介绍了。”

徐乐豪指着刚才出主意的同学：“这是孙成。”又指着另一位“这是李晗，都是咱们舍友。”

相互打了招呼，话题马上又落到了最迫在眉睫的温饱问题上了。

“孙成的主意不错，去其它餐厅看看。”林广的肚子马上就



要揭竿而起了再不赈济恐怕会出乱子。

“餐厅关门时间一般是统一的，现在怕是都关门了。”李晗挺有经验。

“干脆这么的，咱们舍友们第一次聚在一起，得庆祝庆祝，下馆子！”林广提议。

“好主意！”徐乐豪马上响应，“今天这事全怨我，所以我请客。都别抢，谁抢我跟谁急！”

“不行，不行……”

“那能让你一人掏钱？”

三个人马上反对，但他们哥仨绑一块也吆喝不过徐乐豪：有什么呀不就请次客吗？兄弟我有的是钱，请次客不跟玩似的……“”可是……“”我还是那句话谁抢我跟谁急！”

徐乐豪终于竞标成功，取得了请客权。四个人气势汹汹杀奔宏源饭店。

4

别看四个人学生气十足，可是进了饭店，点菜，到酒，推推让让，吆五喝六还真有些那种腆着啤酒肚的大人物的所谓派头。

不过这仅仅是表面，也许只是为了学派头而学派头的。毕竟还是四个学生，没有那么深不可测，没有什么个人目的，说话远非滴水不漏，听话也不层层设防，人人都敞开胸襟，以诚相待。

孙成的积极性比较高，领着三人喝了一个，又干一杯，虽然是啤酒，李晗喝了几个回合也不行了，只得告饶，坐在椅子上一句话也不说。林广到还能再挺几个回合，不过见状也诈败而逃。只有徐乐豪不服气，跟孙成一对一的干，嘴除了喝酒吃饭还不闲着，从秦始皇到外星人狂侃一通。

无论如何，从酒店里出来，四个人已经成了无话不说，无玩



笑不开的哥们了。

晚上,宿舍里,林广,徐乐豪,孙成三人在聊天,李晗在一旁捧着本书念念有词。

“孙成,你比我们来得早,周围宿舍的人都认识了吧?”林广问。

“男生认识的差不多了,因为男生宿舍我可以去串串门。女生宿舍嘛,学校规定男生一律不得入内。”

“进之前先在宿管那儿登记都不行吗?”徐乐豪听见这规定急了。

“没有特殊情况的话,恐怕也不行。”孙成摊着双手。

“啊?这是什么世道呀?,还不如我们高中时候呢。”徐乐豪不禁嚷起来。

“你这么想进女生宿舍,一定有不轨的打算吧?”笑问。

“抓紧联络感情,先下手为强呗。”徐乐豪甩甩头。

“原来如此啊,理解,理解。”林广笑道,“不过也不能只顾联络女生而忘了男生。”

“说到男生,我好像记得对门宿舍有一个人跟你和徐乐豪是一个班的,叫什么来着,对,好像叫宋天扬。”孙成林广对说。

“噢,待会儿去看看。”林广道。

“他待会儿可能会来找你们。”孙成道。

“他说了?”

“倒是没说,不过他好像是个特喜欢交朋友的人。他来的比我还早,一听说有新来的哥们儿他就跑去跟人家认识认识,还专门用一个本子把他认识的人是哪个系、哪个班的都记下来。”

“这么夸张!”林广不禁叹道,又问,“晚上还统一熄灯吗?”

“嗯,一到熄灯的时间直接断电。”

“倒省得吹哨了!”林广有些不满。

“不只熄灯,还要查房呢。学校专门组织了一个叫什么纪检队,隔三差五的来查房,看看有没有夜不归宿的或者留外人住宿的,如果被抓住了,处罚好像还不轻呢。”孙成继续说。



“管得这么死！简直跟高中似的。本以为来这儿上的是大一，没想到实际上是高四！”徐乐豪很有意见。

“没办法，一个学校有一个学校的规定嘛。”孙成道。

“有一个问题我现在特别关心，”徐乐豪仔细的打量着宿舍里的每一个角落，“咱们宿舍里好像没有上网的接口。”

“没错，虽然我不太关心这个，不过听宿管说，咱们在宿舍确实里没法上网。”孙成道。

“啊？老天也太不公了吧？一层楼的人公用两个洗手间我倒还能将就，可是这宿舍里不能上网，这不成监狱了吗？”徐乐豪直敲床板。

“可以去外面的网吧呀。来的时候我注意了，咱们学校旁边有一大片网吧。”林广得意的说。

“也只有这样了。”

正聊着，宋天扬果然来了。

“哟，这是林广和徐乐豪吧？我叫宋天扬，咱们一个班的，挺有缘的嘛。”宋天扬很热情。

寒暄了几句，又随意的扯了一会儿，宋天扬回宿舍了。林广、徐乐豪、孙成三个人继续侃。

侃了两个多小时，林广已经口干舌燥了。孙成和徐乐豪仍兴致不减，喝酒不分上下侃大山也难辨伯仲。

林广这时才注意到李晗，一晚上他竟然一句话也没说，在那儿看书。林广怀着敬佩和好奇凑了过去。

“看什么书这么上瘾呀？”

“喏，”李晗把书面向林广。

“哟，诗词。挺有品位的嘛”。

“还行吧。”李晗好像不喜欢看上去很轻浮的人，对这样的人他总是敷衍着。

林广似乎也出来了，于是坐在李晗旁边，认真的问：“你更喜欢唐诗还是宋词？”

“宋词。”



最可爱的季节

“我更喜欢唐诗，特别是边塞诗。比如‘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豪迈啊！”

李晗合上书，来了兴趣：“没错。但你只看到‘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却没有体会到‘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吧？”

“你的意思是‘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战争毕竟是残酷的，这我当然能体会到。我只不过喜欢那种气势和氛围。看你的样子大概不会喜欢这种戎马生涯吧？”

“我喜欢‘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还有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太凄凉压抑了吧？”

“也许是吧。”

“你为什么喜欢这些诗呢？难道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感受？”

“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林广和李晗聊了起来，刚才三人围坐侃大山的局势变成了两两捉对厮杀，都侃得不亦乐乎。

“哎呀，马上就要熄灯了！”林广忽然喊道。

徐乐豪忙问：“还有几分钟，林广？”

林广看看表：“还有二十……”

“二十分钟，不急”。徐乐豪仍躺在床上。

林广接着读：“十九，十八，十七……”

“啊？是二十秒？徐乐豪蹦了起来，头碰在了上铺的床沿上，连忙摸着头，”唉么……我怎么这么倒霉……“

徐乐豪一手摸着头一手抓起牙具，就要冲向洗手间。

“你想干什么去？”林广忍着笑。

“废话！难道我拿着牙刷去扫地？再不刷牙就得摸黑了！”